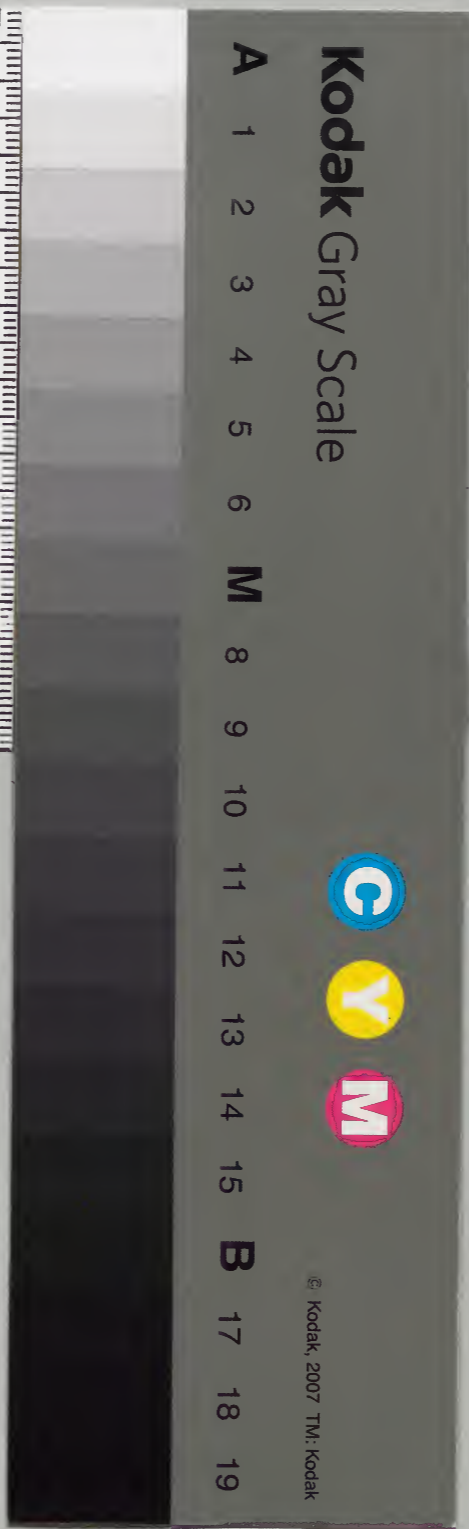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三	二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三		
函	二		
二	四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24	
冊數	4 (4)		
函號	277	182	

0 1 2 3 4 5 6 7 8 9



孟子下篇

十卷

離婁章句上

十二論附後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轉得捷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

揚云因字妙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楊云不為堯舜便為幽厲無中立之

之賊

李云絕妙文字轉換過接無迹可尋后人所不能及也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

痛快

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

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李云安得如此

直截痛快

論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而已矣者見再無別法也下面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更註解得直

截孟子學問政事如此豈漫無本領者彼

謂不能為堯舜者定知其幽厲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

說得直
愈明白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李云醒人醒人柰天下

下復有醉漢何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李云此都經驗良方有病者修方謂治無不愈也○今之不自反者皆薄福人也可嘆

楊云○論自求多福

天下禍福都自己為之凡有求人之心者皆禍也凡有求己之心者皆福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好註脚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李云老世事○只為欲德教溢乎四海故不敢得罪于巨室若為肥家榮妻而不敢得

李云
千古至
言

罪于巨室又得罪于孟老矣亦得罪于閭
老矣可畏可畏

姦如

○○○論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讀至此乃知不得罪于巨室者全為此也
非為一身之利害也彼為一身而結納權
貴者固小人之尤即借抑絕權貴以立一
身之名者亦非君子總之無德教可沛溢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
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
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

下季云
絕好文

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

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

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

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

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李云及反覆覆如此引誘執熱如故固知不糜爛其手不尼也

揚云論師文王

如何為師文王下面已逗漏了也曰仁不可為衆曰國君好仁師文王者亦好仁而已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

李云文字妙

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李云正意先說在前后面一味虛衍又一法也○后面言語愈緩愈切真可令不仁者毛骨都悚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

李云

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李云說當時諸侯都是桀紂都是痼疾蓋老其恁恨也只爲此無知小民耳看他是何等心腸

楊云 論諸侯皆爲之毆

可見當時止有桀紂並無湯武如何爲湯武曰好仁如何爲好仁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李云露若野處失足迷途直箇可哀 楊云真可哀

李云
於其字
有味

李云
於其字
有味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見地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
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
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
誠者人之道也三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李云只為今人要做大官故先
從得民獲上說起

○○論明善

大學言誠意先致知此言誠身先明善然
則不知不明尚未可以言誠也欲明善者
其何由入曰思誠
思字又其入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
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

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
歸之其子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李云直以天下
之父自處

楊云 論七年爲政

孟子何以計算年限如此曰此非漫言
也亦計算其農桑教養之特而已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

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
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者次之

李云斷得服人

楊云 論率土地而食人肉

此語甚奇蓋未經人道者也文字中有如
此語非孟夫子安能有此記得一秀才畧
會文章粗知道理在大衆之前駁此語曰
土地無知如何率得又如何食人肉大言

不慙至今思之猶令人失笑呼
秀才不知古文字可憐如此

李云○好相法存○不失一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楊云 ○論存乎人者

存字最妙見得憑你良心善性喪失幾盡
此眸子到底存乎人也不由你遮掩也所
以曰莫良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 楊云此必有為之言
李云識破假道學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
手援天下乎

得未

李云老孟日日以道援天下而淳于不知是必手援天下而後知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東越周海門是為得之

論子欲手援天下乎

周海門論此極的謂天下溺我自援之以道子自不知反謂我不援是必手援子乃見之耳子欲我手援天下乎蓋孟子自任未嘗不援天下之溺也舊說不是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

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

還為處館先生立地步耳

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李云若是父出于正即極不肖之子亦不敢說夫子未出于正恐此處議論未足千古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

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

孟子之勝

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李云：曾子之孝，還在守身上。不然能養志而不能守身，終非孝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李云：不有大手段，如何有此妙用。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李云：求全猶言責備。大畧譽必歸于小人，毀必加于君子。故曰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然則聞譽何足喜，聞毀又何足怒乎。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李云：無責言其無責任也。蓋天下任事難而議事易。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李云：好為人師，那箇去師他。○今之好為人師者，亦飢寒迫之耳。其胸中實是怕極，何敢言好。

是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

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

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李云樂正子的是可人

○○論舍館未定

要知樂正子差處都在從子敖之齊上不然即舍館定然後見孟子亦不妨也漫然曰克有罪猶在舍館一着

迹也故下而復明與言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

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李云何必為他註脚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楊云
好文章
并孝弟
二字亦
不言只
說事親

從兄正
恐人作
生理解

乎云
起得奇

出天
事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

李云都收歸孝弟來也是也是○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分明
盡出是也二字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
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李云舜非瞽瞍孝子乃天下萬世孝子也孟
子非舜知己乃瞽瞍之知己也

楊云○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舜之孝非一人之孝也天下萬世之孝也
天之生瞽瞍生舜亦非為一人也為天下
萬世耳若無這個榜樣不知今世父子化
為何物矣所以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也舜
真大孝也哉

離婁章句下 十七論 附後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李云：借舜文為話柄耳，非實說舜文也。

揚云 論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以度字解之，禾的試思，揆指何物而言。真有一物可度否乎？抑並無揆迹也。并不必覓之先聖後聖，反觀自家，亦有此否？亦與先聖後聖同否？或象山先生此心此理，同也。差近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

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

李云：說來極得大體。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
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
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李云全虧膏澤下于民膏澤不下於民兩語
不然幾不成話矣土元美謂可對為君者
說不可對為臣者說極是極是

楊云 論膏澤下于民

說膏澤下于民則天之立君臣之事君俱
可知已奈何今之為臣者惟有下收民之
膏澤以歸于已而已然則君
豈但犬馬士芥視之已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
戮民則士可以徙

楊云要看無罪二字
李云這樣怕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李云說禮義中原有

小人妙論妙論

○論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大人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行仁義便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又曰大人者行無轍迹并禮義無之安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有禮義便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揚云

不肖不肖

李云真正中才父兄決不棄其子弟

揚云○論其間不能以寸

此語根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來蓋說人樂有賢父兄者以其能養子弟耳若棄之不養則與父兄之不肖者何以異哉人亦何樂乎有父兄之賢也或曰不肖子弟之稱恐不可以加父兄曰中庸之愚不肖豈專指子弟而言耶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但看多養便見

李云有不為處有少為在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惕然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楊云即所云無大過也

李云為已甚者便非仲尼之徒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李云正好與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李云赤子之心正是道心

正是性小人那得知

楊云○論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只是一个無爾我無爾我最大不失此心所以為大人註中純一無偽與大字隔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

楊云要知養生亦不是小事李云周海門作自養生自送自死說極是

孟子曰君子淡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淡資之淡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

也。李云言之親切有味是說家裡話非說

楊云論君子深造之以道

要知深造之以道非以道深造之也若以道深造之便無自得之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是知學者

○○論詳說

詳說字妙學問若不詳說萬無反說約之
理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彼不知
者謂學在躬行而已何用
曰舌此特門外人之言耳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

未之有也李云到一不忘服字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李云蔽賢便不祥了
了非另有不祥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

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

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李云因病發藥孔氏家法○今天下河多七
八月間之丹也大旱大旱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

字云
其有禽
獸存之
小人

去之者
可憐可

義行非行仁義也

李云庶民去之便是禽獸了利害利害豈但如此更有不如禽獸的在○引舜來說正教人以存之之法也人若不為堯舜便為禽獸了勿讓勿讓

○○○論由仁義行

若能明察行仁義亦是由仁義行若不能明察由仁義行亦是行仁義微矣哉微矣哉人亦于此處思之否乎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

數

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李云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周公之思都是存之之法

○○○論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此思字即明察之竅也三王四事亦無實跡可擬只是此明察而已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

野甚

如

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
竊取之矣李云竊取是存之之法要思竊
取如何為存之之法

○○論作春秋

春秋一書亦不過提人明察
之竅耳正恐人為禽獸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
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李云私淑處亦是存之之法○有此私淑便
上了堯舜的路不落禽獸陷阱為孔孟之
徒者當
何如

幾

○○○論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諸人豈真有所稟承
者哉亦自明自察而已矣

示皆

○○○統論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以下

四章

幾希猶言相去不遠也原是危辭可笑今
之行文者俱曰幾希之脈夫相去不遠有
何脈耶人之鵬突至此亦可慨矣何不曰
明察之脈乎聖學宗旨只是一知學言知
止庸言明善可知已人若明察便為舜為
禹湯為文武為周孔孟若不明察便為禽
獸這不關頭豈小事哉然從
入之門又在周公一思字

孟子卷之十
爭刻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
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李于云今天下只有傷廉的無傷惠傷死的
也妙也妙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
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
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
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
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四書評根 下孟十卷

十二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揚云只為孟子有此等議論所以今日

李云天地間有如此文字曰
曰識曰才曰膽都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
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李云此說天人相成也凡天下事都是天人
相半故人不可純任天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小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

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李云指破便首
了多少穿鑿

○○論行其所無事

如何為行其所無事如喫飯着衣裳而已
矣今人動輒有事正所謂天下本無事人
自擾之耳如何為人智不得
為大智又如何了得死生

妙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
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

李云許多人與他言未嘗悅孟子一人不與之言
便不悅的是妙人與言眾人豈不自愧

○○○論右師不悅

平云
此篇文
字極妙

眾人知有右師又知有孟子人還為
眾人之所知者乎抑為右師之所知者乎
眾人之所知者權柄不在我為之不易也
右師之所知者權柄在我為之不難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
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李云
自反處
便是憂
此說
其無害
不
有憂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

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李云：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末後陡入舜來，亦文字最奇處。蓋萬古之善處，橫逆者無如舜耳。○或謂以禽獸待橫逆，亦覺不忠厚。此假忠厚之言了。這正是君子大度量處。若猶視以為人計較之念，決不能忘。況橫議者原禽獸不如我，以禽獸目之，亦太忠厚矣。何不忠厚之有乎？

○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今何禽獸之多也？亦何鄉人之多也？鄉人去禽獸幾何哉？人欲免為鄉人，惟有契腐而已矣。波禽獸者不必與之較也。比如犬咬人一口，難道人亦去咬犬一口不成。

得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

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

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

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

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李云
是真知
顏子者

揚云
具眼

李云
聖人喻不

惑也雖閉戶可也

李云既知顏子矣又道他是鄉鄰天下者何
知之未真乎○溺者由已飢者由已顏子
既亦如此矣我知其決不以鄉鄰視天下
也故此篇文字末後兩節竟為蛇足不若
去之
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

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

得

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
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
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公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
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

子已矣

學云此孟子具隻眼處章子有知己矣死不
恨矣嗚呼天下豪傑為通國所理沒肯何
限亦曾遇一孟子知其心否也

○○論通國皆稱不孝焉

通國之好惡如何定得人如匡章者大孝
子也通國則以為不孝矣蓋通國者吠聲
之犬也如何定得人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
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李云：總爲自家。

下註脚耳。

楊云 ○論師也父兄也

夫師之尊如此，予謂即父兄猶不足以尊師。何也？師者，免人爲禽獸者也。其恩比生我者何如？而謂父兄足以尊之乎？雖然，不可以一繫籍口也。若今之處館先生，正引人爲禽獸者也。爲奴隸且不足，況父兄乎？爲人師者，自考之。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圭人同耳。角

太任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

物云
易所
所以

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相泣者，幾希矣。

李云客詳主畧行文妙法。恐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并其妻妾亦不羞矣。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

下孟十卷終

孟子卷

肉而後

嘗有顯者來吾將聽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

休數者其其妻妾亦不羞矣不羞矣又顯而
李云容籍生畧行交與也○恐今之求富貴

也而小睡或者然帝矣也其妻歸告其夫

限人之退以未富貴際其妻妾不羞

映也赫赫然來觀其妻妾由是于贖之

萬章章句上七論附後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

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

此孟子然
之所長

楊文

揚云
迎下如

字
抄

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

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楊云竟是一幅怨慕圖傳舜之神矣

李云刻畫大舜情事鬚眉畢見

揚云論我竭力耕田至于我何哉

向來以此數語為慕說亦似但作認說則于上文血脉為肖

四書評眼

下子血十一卷

二

子云
文字好

問卷俱
好

此等處
和此辨
此說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

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

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楊云告焉則

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

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

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

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

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李云孟子文字之妙全在閒冷處著精神○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所以得生由然後從而掩之亦瞽瞍之力也蓋雖惑于後妻後子之言而天性之愛至于死生之際亦不泯滅也○形容後母之毒無知此處為詳矣○舜之喜謂之非偽喜便

矯性情但其偽處正與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人不同耳此其所以終收底豫之化也與

揚云 論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此語亦失之倉卒而不及檢蓋告者下之于上之事豈有以天子告匹夫之理程子以君治之之說最為得之

論父母使舜完廩 出從而揜之

讀此一段乃知父子天性即至頑之父亦不滅也妙在使完廩者父母焚廩者只一個瞽瞍也此舜之所以得免為廩上灰也觀此則出而揜井從可知已豈不是瞽亦一時壓于後妻之器不得不外而順從之耳其中父子之恩原不斷絕及到死生之

際自有以幹旋之如此則賸儘有經濟儘善調停即謂之慈父可也此所以終底豫也真後來閔子一子寒三子單之語亦窺目到此真正從來無不能經濟之聖賢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

揚云
論非正

揚云
保以有開

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揚云
此篇文字
尚夾帶

條開

李云絕世奇文○此等文字都有關於國是
天下萬世之所賴也特借舜與象做箇題
目耳若認是真說舜象便是箇吃飯秀才

楊云
論仁人之于弟也至有庫富貴之也

此數語孟子亦失之該對他說四罪之罪
罪在天下象之罪罪在一家所以處之不
同

○○論象不得有為于其國至民哉

此數語遂為後世封藩之式真仁人之言
其利溥也不然藩王暴民之禍不忍言矣
如孟夫子者真以立言為立德立功者
也今之著書者亦夥矣曾念及是乎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

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

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

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

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

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
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
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林○心○是周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書曰載見瞽瞍齊栗瞽瞍亦
允若是爲人不得而子也
李云讀此篇能便思曲盡人今人作文醜態看
書癡狀如石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本妙
語也便做出一段堯比而面瞽瞍比面來且
竭力描寫盡心刻畫說舜之容慶孔之言

包無。板。字。一。元。影。包。無。板。字。一。元。影。包。無。板。字。一。元。影。

殆愈多愈醜今之作文者得毋類是乎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本有爲之言也便疑瞽瞍不爲舜臣癡瞽
一至于此今之看書者得毋類是乎齊東
野人之言
不爲刻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
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大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
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天字轉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謠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然堯之子
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是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楊云問答俱有關係

李云問答俱妙總之塞天下后世慕逆者口實耳逼真經世文字

○○論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顧涇陽先生謂此問極奇極妙此事載之經傳無可疑者何用問為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至論也非萬章之問不得發此耳若說天子能以天下與人則可與者亦可取矣亦可奪矣其貽禍何可言哉聖賢念至此故一一杜絕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

至王為
解妙文
他詳
待宜
處者服

申
妙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
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
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
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
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
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
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
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詩得妙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
桐處仁遷義二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
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

楊云此與前篇俱宇宙內絕大文字

李云嘗思竟真是大聖人只為一讓而其天下至今未失也真商周都有失也見善爭者最莫如讓天下

詩得妙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

日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
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
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
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救宮朕
載自毫楊云絕妙文章

李云不必伊尹真有此否也而孟子自鑿鑿言之的是伊尹知已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

李云
以衛
與辨

更

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
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
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
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

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
孔子楊云平居倉卒俱無苟主

李云子路以告矣又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
也或曰南子靈公夫人不合見耳若然彌
子獨非靈公夫人耶此處極宜恭之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
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
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
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
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
者為之乎

李云文字錯綜可愛但不辨此事于百里奚亦似無損

楊云 ○統論萬章上篇

此經中史也馬班之所未窺者也看他辨堯舜禹處便消天下萬世篡弑之禍辨尹孔百里奚處便過天下萬世于求之風真以文字為功德者也豈後世史官所能得其萬一者哉

萬章章句下

二論附後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協云大成只孔子說天從

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
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出射於百步之

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李云作聖秘密藏一口道破甚矣智者吾身
之牟尼珠也于四德之中屬貞又曰貞固
足以幹事曲盡矣不于此處修持終是醉夢

○○○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性命微言不覺尋常漏逗孔子之所以
為孔子只是致知而已知有一分不至則
人有一分不至伯夷伊尹柳下惠只是知
有未至耳或曰伊尹以先覺自任緣何說
知有未至曰知道先覺便是覺之未至云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

檢云
入地間
數文

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
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
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

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
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
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
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李云極詳。○文字亦如周禮古甚。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
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中。漢。崇。以。文。如。所。種。犀。切。王。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有矣。非惟百
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
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
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
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屠也，入云則入坐，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

楊云

急換過
脈大奇
天奇

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李云看他起收過遞伏有斷制便得作文之法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

揚云
也來得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讖。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揚云
語詞牽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
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予以
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
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

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
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止曰奚不去
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
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
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李云問處每勝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

李云
倒娶妻
在前便
為俗筆

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
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
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恥也。李云平順之中不乏生動
楊云此是主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
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
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
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
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勝云

不重養
還重舉
堯之于
舜全在
舉而加
諸上位

面稽首拜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
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
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
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
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李云此篇與后篇收起關應都非思議所及
真生龍活虎文字也孟子全部固文之聖
矣茲二篇者其
尤聖之聖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
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
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李云
起得奇
楊云
召之二
字便說

錯

揚云
洗發得
好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

李云
此一
婦
保
東
奇

揚云
問得妙

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
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
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

李云有波瀾有起伏有蓄騰總嫌文字熟讀
之而不能文者吾不信也○起緒都音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李云知得方是友得所以相知難也不然今
鄉國之士何嘗一日不誦詩讀書只為不
知其人尚未堪與古人為奴

○○○論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斯字最妙自家人品不到此即與聖賢觀

如。楊。云。

面亦自當面蹉過了也畢竟自家為何等
人品方纔能友何等人品不然村學堂中
黃髮孺子腐齒老翁日日在彼伊吾曰若
稽古帝堯拜關關雉鳩便為尚友古人平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
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
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

之而不聽則去

李云一段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
異姓之卿一篇文字便字字活眼處處生
動真欲飛去令人眼花可以悟作文之法
矣
柳之性而以為梧松子將狀賦祀柳而後
以為梧松也如將狀賦祀柳而以為梧松

下孟卷之十一 終

四書評眼

廿五

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矣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博直谏舜去今人罪深可以諫安之哉
異哉之漸一辭文字則字字非諷諷出
問舜曰不類不以五禮王身安然對請問
李云一對王懷熱變乎曰曰王心異也王
之而不難限去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及

告子章句上

十論 附後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不取義猶桮棬也明說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
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
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李云必子之言夫言字最有味見他心亦不
如此也○以戕賊代他為字亦孟子殺人

四書評眼 下孟十一卷

李云
得也

揚云
鶻突

手段處

揚云 論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只是人都認仁義為非性而不肯為仁義
便是禍看起來還是禍人不能禍仁義也
曰禍仁義者文章耳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

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

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

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

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李云告子自然說他
不過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李云魁地與曰然則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李云竟入孟子圈子套而不知
揚云兩曰然處甚是糊塗

李云
巖語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與

李云告子說話句句癡絕不是孟子會辯

○○○論仁內

告子不獨義外不是而仁內之言尤不是若仁義分得內外是塊然一物矣非性之德也善乎顧涇陽之言曰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吾亦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
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
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
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

季云可笑

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
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
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子云細看問者答者孟
門何多高足也大笑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
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揚云
善言性
善效

外錄字

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非也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李云孟子亦自說得去然于名教中大有力
也快人快人

○論乃若其情 至 非才之罪也

孟子此等指點分明將性善畫出緣何反
以孟子止言情善未言性善也執泥言辭

世上真不乏此騷鈍漢

楊云 論情性才

性根也情萌芽也才生意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李云：文章極有波瀾，已妙絕矣。而曰：聖人與我同類，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置聖人

于我下更有力量，與人皆可以為堯舜處，說得更直截矣。

〇〇論聖人與我同類者

此處比人皆可以為堯舜，又說得親切，蓋人皆可以為堯舜，猶以堯舜作主，而以為我為之聖人，與我同類者，直以我作主，而以為聖人，同之非更親切乎？人亦可以無疑矣。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亦此意而芻豢二語，尤說得津津有味，非經歷之人不能道也。通篇文字亦甚委宛。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

此句最要着眼斧斤牛羊之所自來也吾人亦有為大國者在人試考之善乎老子之言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

孟子云
快巧

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李云上下開應處甚妙
亦是文章家小品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

季云
他間竟
存此
文字大
奇大奇

易云
洗發得

好

李云

生是元

氣磅礴

此等文

字都從

浩然氣

中流出

文人所

此

易云

和燕得

好

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
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
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
可以辟患而苟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
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
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

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嗥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
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舜

李云
好早綠

李云讀此樣文字而猶失其本心者非夫也
乞人不若矣吾當為之痛哭百千萬場

○○論萬鍾于我何加焉
極說得妙人要認得我明白我自有所以
為我者在有此萬鍾不加無此萬鍾不損
亦非謂我決不可有此萬鍾也只要辨禮
義耳如其禮義萬鍾于我又何損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

悅酒

無得

李云放其心即是舍其路故下面只收放心
人以為放心之奇我以為為道理之透我故
曰道理透文章自會奇也

○○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二語只欲人求放心耳不必把學
問之道在內纏擾玩上文目得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
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問都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李云分明教人以做大人法勿作泛泛問答看過乃是曉人

○○論先立乎其大者

問如何為先立乎其大曰思是也曰如何為思如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勿為所引便是思且思則得之得些恁麼來思之思之當自知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李云若今之人只記得數百篇時文而已并不知所謂脩天爵也可憐可憐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

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

○奔○云○備○快○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

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

繡也李云嗚呼何今人之好賤也捨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何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

次揚云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

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李云說得如此明白痛快瞽者亦見聾者亦

聞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

蕘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李云末句收得極妙不然便有願為蕘稗不願為五穀者矣聖賢文字真無滲漏○仁對當時權謀術數言

好

○○論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論如何為熟。仁曰強恕而行。生也。反身而誠。熟也。然強恕而行。雖生也。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

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李云。學者已明。言學聖人之道者矣。又言學射與學匠何也。

告子章句下九論

附後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

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

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

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曰。不能對。

為禮而行

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

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

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

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

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禮記卷之六

李云
經辯

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
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
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
得妻則將摸之乎

李云昔人乃有為禮而特之鄙者今日復有
是事否乎

楊云

論屋廬子不能對

觀其上面兩個禮重胸中儘井井但任人
設問一時不能對他故曰屋廬子不能對
也蓋能了了于心未能了了于口也非謂
其真疑食色之重也再看下面於答是也

何有更
了然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

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

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

楊云
那個能
如此
李云
問得有
飛氣

李云
問關
過明

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
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
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如絕

李云曹交大是可兒今人有念及為堯舜者
否有自知食粟而已者否從來竟有以癡
漢目之者不大枉冤乎

○○○論孝弟而已矣

此語極妙向來都以此盡堯舜之道固無
不是但失一語對面語意孟子蓋說歸實
地也意謂勿看堯舜之道太遠了只孝
弟而已矣汝欲為堯舜亦為孝弟耳

○○○論是堯而已矣及是桀而已矣

意謂子若孝弟便是堯不孝不弟便是桀
即申前語意以致叮嚀也只欲其為之而
已矣

○○○論豈難知哉

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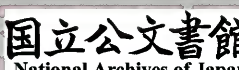
好

前面已說个爲字又恐其首修瞻做此處特特又拈个知字知則無不爲矣人之不爲者苦不知耳孟子之于曹交真个望其立地成佛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也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

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李云今之爲詩者都高叟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



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李云去仁義處加一終字有味蓋仁義我所固有不可命之去者也即去望其復來者

也日終去則終無望矣何等斟酌

好

○○○論終去仁義

或問去利只說去利去仁義加一終字何也日利所本無也仁義所固有也去本無者去之而已固有何可去乎故日終去者鄭重之辭痛惜之語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日連得問矣問日夫子

季云好學

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日非也書日享多儀儀不及物日不享惟

不復志於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說或

問之屋廬子日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李云屋廬子是勤學弟子若或人則太聰明

○○論連得問矣

喜其請教有地也不可認作捉破綻也不如今之刻薄小人專喜人有漏孔視人之失如已之得也

快

楊云
妙論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柝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

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李云竟是相罵一場

楊云論淳于髡

髡于此處不成話亦不成人孟子亦未見英氣然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二語亦教他了可笑淳于髡欲以為肉之見而論微罪之心真肉眼也真肉眼也然今天下豈止一淳于髡而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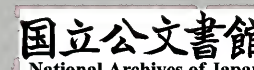
楊云論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只是因此而夫婦之情愈篤便是變國俗了不必說人人善哭也不然安得人人而喪其夫乎

楊云論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此見孔子立心忠厚寧可自家担一个不是而去不欲為無故而去也微罪還是自家担个不是不是不顯其君相之失蓋燔肉不至小事也乃不稅冕而行毋乃太過乎此所云微罪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
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
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
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
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
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
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桀擗取士必得無專殺太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
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
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李云：說得直恁快。人可謂平允矣。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魯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

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李云：一將功成萬骨枯，言之慘然。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克

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無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楊云痛快直截李云罵得快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

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李云末二語最有關係若無此二語又爲富桀者口實矣聖賢言語可謂滴水不漏心

服心服

甚

李云
公孫丑
世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
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李云治水之外今何多白圭也可發一笑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楊云不亮字可思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

楊云
痛快

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
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
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
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楊云

君之所以擇相與相之
所以事君俱可知已

李云說得
痛快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
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
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
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
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揚云成何世界
不忍言矣

李云君子不免飢餓則天下之飢餓者不忍
言矣獨有無耻小人飽耳嗚呼天可問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
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
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

揚云
真真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李云是恁麼眼大賢大賢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說破

孟十二卷終

盡心章句上

二十四論附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李云首節先說心性。天是一箇不是三箇下面。便教人下手。故有兩所以字。○事天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矣。存養到此方謂知性。方謂修身。曰修身見皆實事。不但談玄說妙已也。

〇〇〇論知性

得未
習有

四書評眼

下孟十二卷

七

此篇只一知性盡之矣既知性心何不盡
天何不知自然存心養性以事天也自然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以立命也若不知性
即存心養性亦非事天歿壽自要貳自不
能修身以俟又安能立命也哉故一知性
即知天而事天立命舉統之矣所以兩
个所以字見得知性即所以事天即所以
立命也孟子學力至此亦微矣。存其心
以俟之都是知性裡事

云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
梏死者非正命也

李云這便喚做順受
楊云如何為桎梏死

李云順受二字乃是了生死真訣可笑道家
言長生也何不順受至此

○○○論桎梏死

桎梏死非真死于枷鎖也凡非盡其道而
死皆是耳如何為盡其道孔子所云聞道
是也孟子所云知性是也故一則曰夕死
可一則曰所以立命二老俱到此矣雖然
彼不聞道不知性亦身家之累為祟耳何
嘗不死于枷鎖也哉可笑已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楊云
不說破又說破
真是鏡花水月

李云今人好為無益之求
何耶可恠可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李云第三節為未到家者設度也若不急去
問渡有沒于苦海而已安能樂

楊云
論萬物皆備于我

問這是恁麼樣東西西日即
下之所云誠所云仁是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揚云可憐可憐

審

李二云第一語換一矣字較首語便多少恠嘆

○○論著察知

這是生人命根帶得來又要將得去緣何
竟如是耶孟子指示一番為人之心切
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巧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

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李云拳拳以耻提人者只為當時無耻者多
也于今日當又何如

楊云
論無所用恥

四書評眼 下孟十三卷

三

用字最妙自家有恥而自家不用如萬金之子一錢不用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李云古之賢士何獨不然入箇字最喫緊文字亦變化可愛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

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李云既曰獨善其身又曰修身見于世固知非自了漢已也○修身見于世獨善其身俱指師道言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李云要知他不是實話
之士雖無文王猶與也非真有分別之見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

過人遠矣李云附字妙

與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

雖死不怨殺者李云見當時使民俱非佚道殺民俱非生道悲哉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李云末節不勝涎之垂矣

論過化存神

過化存神只是一个行無轍迹耳然神化又從何來還在至誠處尋討至誠與天地合德又何不與天地同流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

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李云後二節便是前一節註脚勿串合串合及失本來血脉也

勝云 論善政得民財

得民財只是百姓足更不必說君無不足得民財是富之事得民心是教之事

勝云

是說

義性

耳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李云這便喚做見成仁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李云一幅大舜真容○深山之野人非不木

石居不可曰與木石居非不鹿豕游不可曰與鹿豕游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云真箇直截

好

○○○論如此而已矣

今人壞了事只為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我自家原明白既不為矣緣何又糊塗為了我自家原明白既不欲矣緣何又糊

李云
行謹佐

卷首

塗土欲了却不可笑如今再無別法只是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管你不為禽獸管你定為聖人都在此而
已矣。作文添出義字大非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獨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論德慧術知

此命根也而多從疾疾得之正所謂生乎
憂患也人若沒有此慧此知生亦死也人
若有此慧此知死亦生也然則疾疾于人
果何如哉不必有疾疾而常如有疾疾更
為慧知之人

李云
此引
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

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楊云畢竟還當為大人

李云大人者并不借資君與社稷天下也只
有三正己而已矣自收物正之功大人大人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

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

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李云：此分明名教中樂事。故曰：王天下不與存焉。即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也。須自家不愧不忤，不然何樂之有？故三項都是名教中樂事。

快

○○論不愧不忤

不愧不忤，方是真樂。方可對父母兄弟，方可見天下英才。方可說王天下不與存。今人亦有父母在上，兄弟在旁，而生徒滿天下者，只是不免愧忤也。好籍口。王天下不與存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睥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自說

李云：人孰不有所性能受用，此者幾人哉。宜其健羨乎。勢分之樂也。

○○論四體不言而喻

四體不言而喻，是頑者靈矣。此亦靈者先靈耳。何言之仁義禮智靈者也。今從根生

色是靈者靈矣以故頑者皆靈可惜今人靈者亦頑真是行屍去肉又有一等言心而不言性合却仁義禮智而專以心之光景為事是無根者也又安得靈終歸于頑而已矣有意于知性之學者還須于辨面盜背四體不言而喻處討消息故不能辨面盜背四體不言而喻者定非知學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

揚云
七
政
之
已

人以為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李云畝之以效授之以法婆心至切

微云
仁民之
心見乎
除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
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
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
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
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李云是理財大經濟畢竟菽粟能如水火否
請儒者參之

○○論菽粟如水火

菽粟自無如水火之理只是令之至足耳
後有為黃金與土同價之說者意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
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觀大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
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楊云達字可味孔之為孔只是這个
李云說得極開又極穩實

楊云論觀于海者難為水

海固若是汪洋矣然必有瀾亦盈科而後
進者也非一蹴而為海者也知此則可與

語學者之為孔子矣。顧涇陽以八個字了此篇云眼界欲空脚根欲實慧山人又以五個字了此云下學而上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

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

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楊云知字最要緊

李曰教人從一日做人起也老孟婆心其切如此

○○○論雞鳴而起

在此處說起極妙正欲人日日新也昨日為利做了蹠之徒今日即可為善做舜之徒

徒只要存譬如昨日死譬如今日生之心耳而欲知舜與蹠之分知字更喫緊此處明白安有孳孳為利之理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

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李云讀此然後知吾道之大彼異端者流特百中之一也那欲持其一以與吾百者角抑知其一亦吾百中之一也

○○○論執中無權

絕。

權字最妙卽所云道也然道字猶有定而
權字却無定而未嘗不定應爲我而爲我
爲我卽道也應兼愛而兼愛兼愛卽道也
總之一權而已矣彼見爲我爲道便見兼
愛非道矣彼見兼愛爲道便見爲我非道
矣有舉有廢者皆無權故也○三家獨子
莫最鶻突不若楊墨二家還精光透露所
以二家傳而子莫不傳或問二家傳曰今
之道
釋是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

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李云其字最阱人○此篇文字最顯最隱味
在言中意在言表真鏡中花水中月也

論飢者甘食渴者甘飲

只爲甘字壞了人若在不飢渴者觀之方
將嘔吐之不遑矣乃甘之乎世事無不如
此可憐可憐或問如何方不飢渴曰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何曾飢渴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李云千古隻眼○若皮相柳下幾是箇混
帳漢那知其介如此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軻而不及

好

泉猶為棄井也

楊云為些恁來

李云此篇文字不過二十字便有波濤萬丈孟子之文真以氣勝者也

○○論有為者辟若掘井

人且思之有為者為些恁麼方可商量及泉不及泉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李云惡知其非有提醒假者之詞猶言非爾所有也何益何益蓋不反而身之以求至于性

楊云論久假而不歸

五霸亦有性亦有身舍却自家的甘心為假的不深負此性此身乎曰不歸并無安身立命之地矣不大可痛乎哉如今一切假者將歸乎不歸乎歸則其家尚在也勿徒浪死他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

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

李云原道不可放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也

李云抹却多少亂臣賊子之心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孟子問曰
與之問曰
請學稼
爾同見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今孰大於是。

李云：今之為臣者，亦既不耕而食矣，亦既其君用之矣，但不識果安富尊榮否。今之為師者，亦既不耕而食矣，亦既其子弟從之矣，但不識果孝弟忠信否。倘其不然，素餐可耻。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李云：王子墊是箇妙人，當時士林一箇大導師，兩問的的有益于士，只為士多無所事事，故問士何事，只為士多無志，故問何謂尚志。為士者讀至此，亦肯一動心否。

揚云 論尚志

士何志？只是一个仁義而已矣。即大人之事也。今之殺無罪，取非有者，謂之有志乎？無志乎？謂之士乎？非士乎？謂之大人乎？小人乎？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

威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李云看齊國竟如簞食豆羹只為識得義耳今之竟有視簞食豆羹如齊國者其于義也何如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

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

李云此處問答甚奇道理甚正非是弟子不能問非是師亦不能答也若在俗儒當挑應問處定答之曰此時瞽瞍業已底豫想不殺人了如此便許多道理許多經濟一筆都勾聖臣守法聖子愛親種種方便後人那知噫今日聰慧子弟不少挑應之問想時有之多為老頭巾一切腐語攔斷豈不可惜嘗言有善問者須有善答者須有善問者缺一不可

楊云論執之而已矣

而已矣者再無第二法也人多謂孟子此等問頭不必答他不知胸中無真忠臣守

孟子云
此三
最有
京的
聖畫

法之見與真孝子愛親之心者決不能答
此挑應此等問頭極妙既得孟子議論後
世為臣為子者
俱有所持循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
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微。我。君。也。此。無。

他居相似也

李云此段文字極奇然有之前面方不單薄後面亦有波瀾

論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

此孟子曰三字張敬夫鄒志完俱以為羨文殊不知文字傳神之妙蓋孟子既嘆而又言也吁二先生號大儒亦埋沒前人好文字何況今之俗有司乎後面突入魯君一段尤奇孟子文字每于此等處擅場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
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
君子不可虛拘

李云古之君子不可虛拘今之君子有求為虛拘而不可得者矣○此篇文字玲瓏之極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李云不曰盡性而曰踐形妙甚○孔子之耳順方是踐耳他人都是聾顏子之卓爾方是踐眼他人都是瞎孟子之粹面益背四體不言而喻方是踐身他人都是疲癯殘疾痿痺不仁之人

○○○論踐形

踐形就是盡性不說盡性而說踐形蓋說盡性人又作道理看過說踐形則人人作自己身上事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

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

紵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

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

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

者也楊云公孫丑又不及宰予矣李云文字極有波瀾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

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楊云為衆人分疏

李云今之教者多矣即求其答問恐不能也況其餘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

可及也何可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

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

楊云論引而不發

說盡千古教法今禪家猶有之儒家則說而又說反掩却人靈明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

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李云文字爽明直捷殉字可非身有道者不能為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

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

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李云

滕更有一二焉禮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李云兩路攔截○其進處又補前二者之缺蓋恐于不可已者不已矣于所厚者不薄矣或又有進銳退速之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李云二弗字太着意二而字太着迹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

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

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

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李云大經齊語

盡心章句下二十五論附後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

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

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

李云公孫丑曰何謂也以下發揮孟子之意耳非丑問而孟子答也

楊云論公孫丑曰何謂也

此非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也公孫丑欲發揮其師之言以何謂也二字為發端耳何謂也以下諸語俱是公孫丑之言以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一

李云善讀書不指書經

楊云斷得倒李云善讀春秋

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

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

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二千人王曰無畏

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

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李云如此說來善戰善戰的却不大是扯淡

如是好方好是六書方好是

子絕妙文

好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李云說過一番却又使人巧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

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李云不特畫舜貌并畫舜之神矣

○○論若將終身及若固有之

舜并無此孟子特描畫之耳故下二若字若將終身易若固有之難真大聖人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

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

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李云說因果曰吾今而後是豁然大悟語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

將以為暴揚云今天下無一事不如此

李云從禦暴處挑出為暴來文字極巧讀之悽然惻然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

不能行於妻子真李云今人惟為妻子所行而已又何能行于妻子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

世不能亂李云缺陷世界利不可周圓滿性體德不可不周

揚云論周于德

周字最妙見無一處不到也彼以德受邪世之亂者未周故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

李云說盡好名者情狀苟非其人四字轉得妙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

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李云后二節正是空虛也

揚云論不信仁賢

既不信仁賢矣安得有禮義又有政事

子云
必也水
乃大是
然語
之極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李云國與天下一物也國指土地有形者而言天下指人心無形者而言

論得國得天下

國與天下非二也不可認作為諸侯為天子之說既不仁矣如何可為諸侯或曰當時諸侯都是不仁者故緩言以斷其無得天下之理若曰欲合并天下定須以仁且彼等諸侯不久便為秦所滅到底幾時得國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

揚云
創見奇
談而又

註疏得
辨白

暢絕

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
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

李云劈頭說來以太奇細說來又甚正只是
有識故耳

〇〇〇論民為貴

從來無如此快論非真留心民命者何以
開此口眼今人中得一進士便視民如土
芥矣豈知操汝生殺榮辱之天子尚在此
民之下也耶為君為臣者俱不可不知此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

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
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楊云云好煞尾

李云末語有
波瀾

揚云
論奮乎百世之上

天下事只在奮而已你看伯夷柳下惠
為百世之師亦從奮來況不為夷惠而願
學萬世師如孔子者乎如何不奮如何不
奮且當時孔子亦從發憤起鄙今人不奮
并其一世亦虛度矣可憐可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李云若依外國本幾令人笑殺今之偽書都如此

○論合而言之

此全責重在人上只為人都把仁字道字作道理看過故特指之曰仁非他仁也者人也道亦非他合而言之道也俱從入而得各非人外有仁有道也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樣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李云無上下之交言不為浮沉耳不如也註說

李云
以月未
實不服
琴心也

情甚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李云引詩要看憂心悄悄亦不隕厥問二語正教之以止謗之法也非為喜謗者立赤幟也

○論憂心悄悄亦不殞厥問

上面無傷也士憎茲多口不過一時安慰他非正論也引詩全重在憂心悄悄亦不殞厥問二語正示以禦寒重裘止謗自修之意不然聞謗而怒固非聞謗而喜亦豈中道哉不將流為介甫之不畏人言也耶聖賢之學正不如此

○○○論孔子也文王也

二也字最妙只為此二詩原非文王孔子之事今以歸之文王孔子故曰文王也孔子也二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楊云指治而言耶指教而言耶思之雖然古人原不分治教為二事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

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善說今茅塞子之心

矣李云如畫文章家妙品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以追癡蠡曰是笑足哉城門之軌兩馬

之力與明快

李云有一達官鳴鑼于道孺子從屋內聞之懸斷之曰這官人年老矣詰其故以鑼聲破對大笑高子乃有后身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

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

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

李三
如心員
馮一虎
櫻

如人
他

知笑可
以發
家已難

自好

負嶠莫之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李云笑之非笑其搏虎也笑其搏負隈之虎也○以客當主文字大奇

○○論馮婦

孟子仁民之心何如而乃畏笑而止耶蓋此發棠不可復得如負隅之虎搏之亦終不得耳故引馮婦處已逗漏了也不然孟子豈恐一國之哭而乃為一身之笑而止耶馮婦之所以可笑者亦為不能搏此負隅之虎耳不為改行也要善會之或曰眾皆悅之分明虎可得矣如何說虎不可搏曰眾人何知惟為士者預知其決不可搏

耳如發棠眾何嘗以為不可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

楊云君子自有性命李云這總是盡性立命的學問

論智之于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也

知如孔子四十之不惑天道如孔子五十
之知天命君子不以爲命正不讓聖賢處
也或曰難道孔子四十時尚賢而未聖耶
曰孔子明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子貢亦
以爲將聖未敢決然以爲聖也未到知天
命地步恐不好便謂其聖也況一生下來
就謂其聖孔子學知非生知之語亦誣矣
且不惑知天命其境界原是判然不同勿
不信孔子親口之言而信習聞習見之語
也習聞習見不知誤了多豪傑若是真
正丈夫還須自
家掙出頭來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李云中問六語最喫緊正是出聖入神真口
訣凡具善信根基者佩服之

○○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此何等地步耶正孔子耳順從心境界矣
吾儒自有此家鄉而乃自家流落不大可
悲痛也耶今之兢兢修名以求人知者其
品可知已若是真正聖神如何知得所以
堯蕩蕩無名曰神堯禹負德衰之議
爲神禹也孔子亦曰莫我知也夫

孟子要
知歷

親刀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李云豚極蠢故以之罵楊墨嗚呼若輩俱聰明過人者何竟與豚無異哉可痛哭矣聰明之誤人如此

○○論歸楊歸儒

外面泛看相似墨之地步步高却幾分緣何歸儒反在楊氏之後曰此等去處必親身經歷方知其漸予少年時亦頗以兼愛自負受累不少因杜門謝却一切間事今之見地意思又不然矣因此服孟夫子神于立

言也不持此也凡經書有礙處定須親身經歷乃觀其真誰云歷事非讀書耶今人要向書本上紙堆裡討个明白幾時得明白也噫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楊云 論緩其二

即此一緩字天下萬世生靈已受却無窮恩澤矣吁為民牧者豈必減賜賑貸也耶

孟子曰諸侯之寶二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

者殃必及身。李云今人以珠玉為寶者亦知殃必及身否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

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

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

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李云此老好相法○為人而小有才者危矣然則君子之大道不可不聞也○請問如何為君子之大道

楊云論小才大道

未聞大道饒他絕世奇才俱命之曰小有才而已矣俱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然則大道可不聞乎且問如何為君子之大道却好思也

論小才大道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

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

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矣。揚云或人原說得是

李云或人之言甚有理而孟老亦服善○可見吾儒之中無所不有豈特竊屨而已哉

李云

李云或人之言甚有理而孟老亦服善○可見吾儒之中無所不有豈特竊屨而已哉

李云
竊屨
廢
之
大
笑
受
之
而
已
矣

李云
字錯
蘇可愛

放筆為之三嘆○道學門徒更不惡言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
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
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
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李云說得極入細只是仁義透體耳

楊云論無受爾汝之實

說至此及以言餽以不言餽則滿世界皆
穿窬矣非孟子精義之學何以論至此此
陶石簣兢兢以去偷心為學也彼漫受禪
家五戒而謂盜決不犯者何足以語此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
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

李云收得有法

孟子
卷之六
出姓
有來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楊云 論堯舜性者也

此篇文字舊以動容八語為性者註疏君子一節為反之註疏曾會一老僧于江上蓋異人也渠止以動容二語為性者事哭死六語及末節為反之事且謂煞尾而已矣三字正與上面一非為二非以相應細玩之文脉果然姑記于此以備一見非謂

具必可從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李云窮秀才氣

論古之制

若在我無古之制湯言藐大人恐終為巍
巍壓倒耳或問何為古之制曰得志弗為
處便是自古聖人豈不欲為之哉上天念天
命下念民心有所制而不敢為耳凡天下
無制之人定是
無忌憚之小人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

李于云只說寡欲極是文亦吟隴

論寡欲

此正聖學之所以別也此欲若竟欲無之
其病不小如聖人之朝何必盡去小人只

在朝而不見親用自不敢為害又如君子
處世何必盡絕小人只不惡而嚴小人自
無處生活欲也而竟欲
絕之則為害反不小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
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
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揚云不問也罷

李于云公孫丑此問極癡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無間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猥乎狂者進取猥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
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
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孔子
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李云猥我不憾焉者其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
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
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
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

陽云
鄉原
會賊
云
神
固
定
家

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
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
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
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
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矣

李云孔夫子做座注狂狷中了鄉原不
中暢絕

揚云 論進取不忘其初

其初兩字最可玩味人之本來个个豪傑
个个聖賢世上許多齷齪下流不長進之
事都是後來增入今不忘其初所以能進
取也若一忘其初便視古人如天上人矣
尚敢進而取之乎何者一種鄉原心腸遍
世界都是我既爲其漸染埋沒不能出頭
自然忘却本來面目尚做得恁
麼事。註以不改其舊解大非

揚云 論自以爲是

觀其闕然媚于世處也自內歎何敢
自以爲是只是自家以爲得計耳

揚云 論經正

經正如太陽既出人人有眼那等鸞
魅罔兩如何容得于青天白日之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
嚳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
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
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
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

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

李云看他文勢趕來孟子還是以見知自處
還是以聞知自處何從來解者可笑也
揚云 論見知聞知

非真有所見而知也。非真有所聞而知也。
若有可見便不見矣。若有可聞便不聞矣。
若有可知便不知矣。總之自見自聞自知
而已矣。要知知是歷聖相傳之脉有志
于聖賢之學者可不求知之為兢兢乎。然
此知也不即聞見亦不離聞見。故曰見知

楊云

論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聞知見聞未必知也。不見不聞未必不知也。知然後可與語。聞見尚未可語。知也。此二語周海門以中庸無聲無臭列之。其見微矣。謂見知聞知總無所見無所聞也。王季和以孔子之後治統變為道統。帝道變為師道。實無有乎爾也。見亦高。但玩上文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此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事。數語還是註解為的。但註猶似說其以見知自任。恐不然。觀其歷叙堯舜湯文孔子。以至于今。則其以聞知自任已顯然矣。非見知聞知有優劣也。見知猶似輔佐而聞知則為正主耳。

大尾

